

THE NEGOTIATOR

# 谈判高手

弗·福赛斯政治惊险小说集

[英] 弗·福赛斯著

舒云亮译

# 谈判高手

[英] 弗·福赛斯 著  
舒云亮 译


珠海出版社

弗·福赛斯政治惊险小说集



# 谈判高手

[英] 弗·福赛斯 / 著  
舒云亮 / 译



珠海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弗·福赛斯政治惊险小说集/[英]福赛斯著;舒云亮,胡兵,蒋沐译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0.9 I.福… II.①福… ②舒… ③胡…  
④蒋… III.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42316号

SBN7-80607-686-7 IV.I561.45 ¥80.00元

中国广东省图书版权登记图字19-2000-133号

Copyrigh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Inc., ab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0 ZHUHAI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经弗·福赛斯授权,台湾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共同代理,授予珠海出版社独家中文简体出版权

## 弗·福赛斯政治惊险小说集

### ——谈判高手

©弗·福赛斯著 舒云亮译

选题策划:成平 雷良波

责任编辑:潘自强

装帧设计:吕唯唯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珠海市人民东路银桦新村47幢2层)

电 话:0756-2515348 邮政编码:519001

图书邮购: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珠海市柠溪路路桥大厦5楼)

电 话:0756-2292976 邮政编码:519001

照 排: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 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32工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3.875 字数:320千字

版 次: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0000

ISBN7-80607-686-7/1·269

定 价:80.00元(全4册·本册20.00元)

## 主要人物表

### 美国人

约翰·科马克：美国总统。

迈克尔·奥德尔：美国副总统。

吉姆·唐纳森：国务卿。

莫顿·斯坦纳德：国防部长。

比尔·沃尔特斯：司法部长。

休伯特·里德：财政部长。

布雷德·约翰逊：国家安全顾问。

唐纳德·埃德蒙兹：联邦调查局局长。

菲利普·凯利：联邦调查局负责刑事调查处的副局长。

凯文·布朗：联邦调查局刑事调查处副处长。

李·亚历山大：中央情报局局长。

大卫·温特劳布：中央情报局主管行动的副局长。

奎因：营救人质的谈判专家。

邓肯·麦克里：中央情报局初级外勤特工。

欧文·莫斯：被开除的中央情报局特工。

珊姆·索玛维尔：联邦调查局外勤特工。

赛勒斯·米勒：石油大亨。

梅尔维尔·斯凯伦：大宗石油产品的经纪人和承运人。

彼得·科布：军工企业家。

本·索尔金：军工企业家。

**莱昂内尔·莫伊尔：**军工企业家。

**克雷顿·伯班克：**联邦经济情报局局长。

**罗伯特·依斯特赫乌斯：**计算机天才，沙特问题专家。

**安德鲁·莱恩：**沙特阿拉伯投资银行职员。

**西蒙·科马克：**在牛津巴里奥尔学院留学的美国学生。

**帕特里克·西摩：**美国驻伦敦大使馆法律顾问，联邦调查局特工。

**卢·柯林斯：**中央情报局驻伦敦联络官。

## 英国人

**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

**哈里·马里奥特爵士：**内政大臣。

**奈杰尔·克拉默：**都市警察局副专员助理，特别行动处处长。

**朱利安·海曼：**自由保安公司董事长。

**彼得·威廉斯队长：**都市警察局特别行动处调查警官。

**巴纳德博士：**首席炸弹专家。

**伊恩·麦克唐纳博士：**高级咨询病理学家。

## 苏联人

**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总书记。

**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将军：**克格勃主席。

**巴维尔·克尔科里安少校：**克格勃驻贝尔格莱德特工。

**瓦蒂姆·基尔皮琴科将军：**克格勃第一总局副局长。

**伊凡·柯兹洛夫元帅：**苏军总参谋长。

**泽姆斯科夫少将：**苏军总参谋部首席作战计划员。

**安德雷：**克格勃外勤特工。



## 内容简介

美国总统科马克决定与苏联签署裁军协定。为了阻止这个影响全球的协定的正式实施，阴谋者采取绑架总统儿子的残忍行动，企图从精神上彻底摧毁科马克……

谈判高手——奎因临危受命。他与绑匪巧妙周旋，就在即将成功解救人质之时，事态急变。奎因已经被诱入一个精心设置的陷阱。为了查明真相，他奋起反击、追踪绑匪……其结果令人目瞪口呆！

作品连续17周被列入《纽约时报》最佳畅销书。

选题策划：成平 雷良波

责任编辑：潘自强

装帧设计：吕唯唯



#### 作者简介：

弗·福赛斯，系世界最有特色的国际政治惊险小说大师。他1938年出生于英国阿什福，6岁曾试图搭载美军坦克去诺曼第，16岁能单独驾驶双翼飞机，17岁成为斗牛士，19岁加入英国皇家空军，任战斗机飞行员。后作为英国路透社和广播公司驻巴黎、柏林和比拉夫等地的高级记者，足迹遍及欧洲、中东和非洲，能讲英、法、德、俄和西班牙语，特殊的身分和丰富的生活，使他积累了广泛的国际问题知识和大量的创作素材。

1971年开始小说创作，而以《豺狼的日子》一举成名。曾发表《敖德萨档案》、《谈判高手》、《上帝的拳头》等多部国际政治惊险小说。作品往往以政治事件为背景，题材重大，构思巧妙，情节惊险，悬念迭起，使人们于阅读中获得大量国际政治、军事、谍报等方面的知识，并享受到惊心动魄的阅读快感。

弗·福赛斯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而据此改编的电影，更成为西方电影界赢利的大片。

作家现居英国伦敦郊外。



## 序 幕

又做那个梦了，就在下雨前。他没听到雨声。在他的睡眠中那个梦占据了他。

又是西西里陶尔米纳山上的那块林中空地。他从林中出现了，按约定慢慢地走向空地的中央。他右手提着一只公文箱，到了空地中央他停下来把公文箱放到地上，然后后退六步双腿跪在了地上。按约定，公文箱里装着 10 亿里拉。

为使孩子获释，谈判已进行了六个星期，与以前的案例相比算是快的。有时候这类案子要拖上好几个月。六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坐在那位来自罗马警察局的专家——也是一个西西里人旁边出谋划策。谈判由那位专家进行。最后，被从塞法鲁海滩附近的度假屋里劫走的米兰珠宝商女儿的释放事宜总算安排妥当了。赎金将近 100 万美元，开始时的要价是该价的五倍，但最后黑手党还是同意了。

从空地的另一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人长得粗鲁，未刮过胡须还戴着面罩，肩上挂着一把鲁帕拉猎枪。他的手牵着一个 10 岁小姑娘。小姑娘赤着脚，她的脸因为惊吓而显得苍白，但看上去未受伤害。至少从身体上看是这样。他们两人向他走过来；透过面罩他能看出绑匪的眼睛盯着他看，然后看他身后的树林。

那个黑手党徒走到公文箱边停了下来，狠狠地瞪着女孩，让她站着别动。女孩服从了，但她那黑黑的大眼睛则盯向她的拯救者。快了，孩子。就站在那里，宝贝！

那匪徒轻轻地翻着箱内的钞票，看到未被欺骗，他满意了。高个子男人和小姑娘在对视着。他眨了眨眼睛；她也微微一笑。匪徒关上了公文箱，脸朝前开始向空地他的那一边后退。

当他退到树林边的时候事情发生了。

事情不是由来自罗马的警官引起的，而是由当地的傻瓜警察引起的。自动步枪哒哒哒地响了起来；那个拿着公文箱的匪徒绊了一下脚就倒下了。他的同伙当然埋伏在他身后的树林里，他们开枪还击。刹那间空地上弹雨纷飞。他用意大利语高声叫喊：“卧倒！”但小女孩没听见，或许她因为惊慌失措反而试图朝他跑过来。他向20英尺外的她猛冲过去。

他差不多就可以成功了。他能看到她就在那里，离他的指尖只有几英寸的距离，要不然他的强有力的右手就可以把她拉住，把她按倒在长着高高的野草的安全之处。他能够看到她的大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惊恐，能够看到她因尖叫而显露的洁白小巧的牙齿……接着她那单薄的棉布裙子的前部出现了一片鲜红色。她好像被人从后面猛击一拳似地颓然倒下了。他回忆起当时他扑在她身上掩护着她直至枪声平静下来，黑手党徒从林中逃走。他记得他坐在那里双臂托着她那娇小的、软绵绵的身体，轻轻地摇晃着她；他记得他哭泣着并对那些不知所措的以及太晚道歉的当地警察大声喊叫：“不，不，耶稣啊，再也不要这样了……”

1998年11月。

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月底的时候，第一批在西伯利亚空旷的大草原的寒风中生长的善知鸟就已经在屋顶上追逐翻飞了，似乎在刺探着莫斯科的防务。

苏军总参谋部大楼位于伏龙芝大街19号。这是一栋30年代建造的灰色的石头房子，面朝着街对面比它现代化得多的八层副楼。此时苏军总参谋长站在老大楼顶层他的办公室的窗边盯着窗外纷飞的小雪，他的心情就像正在到来的冬天一样阴冷。

伊凡·柯兹洛夫元帅年届67岁，已超过规定退休年龄两年。但是与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在苏联，那些制定规则的人他们自己永远不受其制约。年初时，出乎军事统治集团大多数人意料之外，他成功地接任了老练的阿克罗缅耶夫元帅。他们两人就像粉笔与奶酪般地不一样。阿克罗缅耶夫是一个个子矮小的知识分子；而柯兹洛夫则是一个高大、粗猛、长着一头银发的巨人，他是一个战士的儿子、战士的孙子、战士的侄子。尽管在提升前柯兹洛夫是第三副总参谋长，但他越过了排在他前面的两位，那两位则悄悄地退休了。对于他为什么能够爬到最高职位没人表示出任何怀疑。从1987年至1989年，他静静地、熟练地指挥了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虽然真主的豺狼一路追咬着苏军到塞兰山口，但整个撤军圆满完成，期间未造成任何丑闻、惨败，最重要的是没有使国家公开丢脸。完成撤军为他在莫斯科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并引起了总书记本人的注意。

当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获得了元帅的职务后，他也暗自发

誓：他决不会再次率领他所热爱的苏联军队后退。尽管搞了一些令人作呕的公关活动，阿富汗战争实际上是一个失败。这时候，在他透过双层玻璃凝视着随风飘舞并不时拍打着窗户的小雪粒的时候，是另一个即将到来的失败前景导致了他的阴冷心情。

解开他的心情的钥匙是一份放在他的办公桌上的报告。

这份报告是他托付给他手下最聪明的门徒之一，一个他从喀布尔带回来的年轻的少将卡明斯基写就的。他是一个学术家、思想家，也是一个组织方面的天才，元帅把他放在后勤部门的第二把手的位置上。

像所有有经验的军人一样，柯兹洛夫比大多数人更明白：战役不是靠勇气或牺牲甚或是聪明的将军打胜的，而是靠大量地把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放在合适的地方打胜的。

他还痛苦地记得，当他还是个 18 岁的战士的时候，他目睹了装备精良的德国闪电战是如何冲破祖国的防线的。当时经过斯大林 1938 年清洗而大伤元气的红军用老掉了牙的武器试图阻挡德军的进攻洪流。他的父亲就是在斯摩棱斯克一个无法守住的阵地，以拉栓式步枪去回击古德里安将军指挥的咆哮的德国装甲军团时战死的。他发誓，下次他们将拥有大量先进的装备。在他一大半的军事生涯中他一直在为这目标努力和贡献。现在他统帅着苏军的五大军种：陆军、海军、空军、战略火箭部队和本土防空部队。但就因为放在他书桌上的一份三百页的报告，五大军种都面临着将来可能出现的失败。

这份报告他已看了两遍。昨天晚上他在库图佐夫斯基街他简朴的公寓里看了一遍，今天早上他 7 点钟就到了办公室，摘下所有的电话听筒后又看了一遍。现在他从窗边转过身来走回到 T 形会议桌边上他的大书桌前，把那份报告翻到最后几页。

总结：问题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星球在未来的二十至三十年内将耗尽石油，而是苏联将在今后七八年内耗尽石

油。其事实依据见本报告前述的已探明石油储量表，尤其是被称之为储量/开采量比的数字栏。储/采比是指一个产油国以其已探明的石油储量除以其年开采量，并以10亿桶作为单位。

1985年底的数字——西方数字，我恐怕不得不使用西方资料来判定西伯利亚的情况，尽管我在我们的石油工业界有老熟人——表明该年我们开采了44亿桶原油，这就是说我们有可开采14年的储存量——假定该期间每年开采量相同。但这是乐观计算，因为我们的开采和消耗自1985年后已经增加了。现在，我们的石油储存还可开采7至8年。

石油需求增加的原因有两方面。一个方面是根据政治局推行经济改革的要求增加了工业生产，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工业企业耗油大、效益低，传统企业如此，新企业亦如此。总体上我们的制造业是高消耗、低效益型的，且普遍使用老式机器，这更是雪上加霜。例如苏联轿车是美国同类车重量的三倍——这并不像宣传的那样是由于我们的冬天寒冷，而是由于我们的钢厂不能生产薄板。这样生产一辆小汽车我们要比西方多消耗由油发出来的电能，而且我们的小汽车驶上路面时还要消耗更多的汽油。

选择方案：核反应堆曾占全苏发电量的百分之十一，我们的计划委员会也曾指望到2000年核电发电量达百分之二十以上。但这个愿望在切尔诺贝里核电站事故后破灭了。不幸的是，我们的百分之四十的核电站都与切尔诺贝里同一设计。此后，该类核电站大都已关闭待“改造”——重新启用的可能性极小——其他原计划建造的已停止了。其结果是我们的核电比例不但没有增长一倍，反而下降至百分之七以下。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储存国，但问题是天然气主要分布在西伯利亚的边远地区，仅仅把气体开采出地面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也是我们所不具备的是把气体从西伯利亚输送到我们的城市、工厂和发电站的漫长的输气管网等基础设施。

也许我们还记得在 70 年代初赎罪日战争后油价涨得漫天高时，我们愿用输气管向西欧长期供应天然气。这可使我们以西欧已准备建立的两头筹措资金方式购买我们所需的管网。但因为美国不能从中得到好处，所以美国以谁与我们合作就对谁采取全面经济制裁相威胁，从而把计划扼死在摇篮里了。今天，由于东西方之间所谓的“缓和”政策，这项计划从政治上来说倒可能被接受，但当前西方的油价很低，他们不需要我们的天然气。当以后全球油价又上升到他们需要我们的天然气的水平时，这个时候对苏联来说实在是太晚了。

因此，无论哪种方案在实际中都行不通。天然气和核能都救不了我们。我们的绝大多数产业及那些依赖我们能源的伙伴都与石油燃料和原料紧密相连。

盟国：顺便简单地提及一下我们在中欧的盟国，即西方宣传机构称之为我们的“卫星国”。虽然我们的联合开采——主要是在罗马尼亚普洛耶什蒂的一个小油田——产量达到每年 1.68 亿桶，但与它们的需求相比无非是沧海一粟。其余均靠我们生产，这也是能把它们留在我们阵营的其中一条纽带。为减轻我们的石油负担，我们确实与它们和中东间搞了一些以货易货的交易。但如果它们能达到在石油方面不依靠我们，转而依靠西方的话——其实这将是一个时间问题，且是一个较短时间的问题，那么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甚至罗马尼亚都将跑向资本主义阵营，更不用说古巴了。

结论……

柯兹洛夫元帅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11点钟。机场上的仪式快要开始了。他已经决定不去参加。他可不愿去向美国佬献媚。他伸直身体站起来，手里拿着卡明斯基的石油报告又走到了窗边。该报告定为绝密级，且现在柯兹洛夫明白他还将继续保持这个密级。如果让这份报告在总参大楼内传阅那可是太暴露了。

在以前，如有任何参谋人员胆敢像卡明斯基那样在报告中坦率直言，那么他就要仔细衡量自己的前程了。伊凡·柯兹洛夫虽然几乎在各方面都是个顽固的传统派，但他从不惩罚坦率。这也是他能欣赏总书记的惟一点；尽管他不能容忍总书记的那些让电视机走进农民家门、让家庭妇女拥有洗衣机等新奇的想法，但他不得不承认：你可以对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畅所欲言，可以对他说心里话而不会受到惩罚，不会得到一张去西伯利亚的单程票。

这份报告使他大为震惊。他也知道自改革以来全国的经济形势并不比以前好，但作为一名军人他已经把自己的生活与军事集团紧紧地捆在一起了，而军方对资源、材料和技术都有优先权，在全苏联也只有军用这一块才能实施质量控制。老百姓的电吹风漏电发生事故和鞋子开裂都不是他的问题。但现在的这个危机即使连军队都无法豁免。他知道这种危机感来自报告的结论。他站在窗边手里拿着报告继续往下看。

结论：我们面临的前景只有四个，而且这四个前景都很暗淡。

1. 我们继续以当前的产量开采石油，那么至多八年我们将耗尽石油，然后我们以买主身分进入国际石油市场。但这只有在最糟糕的时候，就像全球油价一路上涨至不着边际的时候我们才会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即使购买我们所需的部分石油，也会花光我们的整个外汇储

备和西伯利亚的黄金及钻石收入。

我们也难以指望易货贸易。全世界百分之五十五的石油储存分布在五个中东国家，其国内需求与其储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这几个国家要不了多久就会再次称雄。不幸的是，除了军火和一些原料，我们苏联产品不能吸引中东，所以我们难以用易货贸易来获得我们需要的石油。我们将不得不用外汇支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石油需求依靠任何外来资源是一个战略危险，如果考虑一下五个中东国家的个性及其在历史上的表现则更是如此。

2. 我们可以修理和改造我们现有的石油生产设施以提高效率，并因此在不损失效益的情况下降低我们的消耗。我们的生产设施存在着设备老化、普遍失修的现象，且由于日复一日地过度作业，几个大油田的恢复潜力经常受损。我们将不得不重新设计我们所有的油田、炼油厂及输油管线设施，以使我们的石油能够勉强再用上十年。这项工作必须从现在开始着手进行，而所需的资源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3. 我们可以全力以赴改进我们的近海石油钻探技术。北冰洋是我们能找到新油源的最有希望的地区，但其开采问题比西伯利亚还要困难得多。油井与用户间的输油管线尚未建设，甚至连勘探计划也已滞后五年了。同样，所需的资源也将是庞大的。

4. 我们可以回到天然气上来，对此，如前所述，我们的储量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实际上是取之不尽的。但我们也将不得不对开采、技术、人员培训、输气管道及几十万家工厂改烧油为烧气进行进一步的巨额投资。

最后，问题是上面第2、3、4方案所述的资源从哪里来？动用我们的外汇进口粮食供人民吃饭是必要的，其余



的外汇要根据政治局的许诺花在进口高新技术上，那么显然得从内部寻找这些资源。再根据政治局对工业现代化的许诺，最终寻找资源的眼光可能会瞄准军费拨款这一块。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元帅同志。

比奥特尔·卡明斯基少将

柯兹洛夫元帅轻轻地骂了一声，他合上报告去看窗下的街道。雪已停了，但风仍刮得很紧。从八层楼俯视他能看到微小的行人，有的紧紧拉住头巾，有的放下了帽子的护耳，低头沿着伏龙芝大街匆匆行走。

差不多 45 年前，当他还是个 22 岁的摩托化步兵中尉时，在朱可夫元帅指挥下他冲进了柏林，爬上希特勒总理府屋顶，把飘扬在那里的最后一面纳粹旗扯了下来。在几本历史书里甚至还有他的这张照片呢。此后他在军事生涯中努力奋斗，一级一级地得到了提升，1956 年间他驻扎在匈牙利，后来他去过乌苏里江边境、东德卫戍区，接着又回到设在哈巴罗夫斯克的远东司令部，然后调到巴库的南方军区最高司令部，最后到了总参谋部。他也付出了他的代价：他忍受到了边疆哨所寒风刺骨、冰冻三尺的滋味；他的第一个妻子因不愿跟随他而跟他离婚了，他埋葬了在远东死去的第二个妻子。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一个女儿没有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与军人结婚却嫁给了一个采矿工程师，他还目睹了他的一个儿子拒绝参军。在这 45 年里他看着苏军成长壮大，成为他所认为的这个地球上最精锐的战斗力量，肩负着保卫祖国、粉碎敌人的神圣使命。

像许多传统派一样，他也相信那些由广大工人辛辛苦苦生产出来交付给他和他的军队的武器总有一大半会得到使用的。假如有任何一伙人胆敢愚弄他所统帅的军队，他会让那些人下地狱。他绝对忠于党——要不然他也不会是现在的他了——但如果任何人，即使是党的领袖，试图从军费预算中砍去几十亿卢布，那么他也许不得不重新调整对那些人的忠诚。